

芳
华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芳华，《芳华》一出，几乎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心。然那一刻，芳华一词之重有多少人真的明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青春乃至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医疗事业。弹指芳华如电，他们已成为后辈眼中最可亲可敬的人，淡笑着讲述属于自己的芳华……



西哈努克亲王参观针麻手术

中国科学院 韩济生院士 决定一生的科研方向

“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当年，韩济生院士本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有需要就要站出来做贡献的奉献精神，决定了自己一生的科研方向。

他有极强的大局意识，被分配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不抱怨，不彷徨，脚踏实地、不骄不躁、看准方向积极参与，步步深入，实现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大干一场”的愿望。

1965年9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彭瑞聪约我到他办公室，介绍了一个新事物：针麻，即做手术不要用麻药，只要在穴位上扎针就能起到麻醉作用。彭书记表示，现在领导指示要开展这方面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摇头，表示不可理解有这样的事，太离奇，也不愿参加。彭书记波澜不惊，说确实不可思议，咱们还是去亲眼看看吧。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车到北京通县结核病研究所。留苏回来的胸外科专家、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教授亲自执刀，为一位青年女工行“肺叶切除术”。手术台上的患者双手双腿上各插有10枚针灸针，全身共40枚。4位针灸医师各管一个肢体。在统一号令下，医生轮流在相应的针上捻针，场面颇为壮观。从辛主任操作手术刀切开皮肤开始，未见患者有任何痛苦状，给她用弯曲的麦秆吸食橙汁，也坦然应命。这个场面深深震撼了我的心，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只要有这个事实，一时讲不出作用原理没关系，总是会找出原理的。不必彭书记再动员，我就表示：我愿意做这个研究。

原来，针刺麻醉这个新事物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尹慧珠医生首先使用的，她只用针刺双侧合谷穴用手捻针就完成了扁桃腺摘除手术。是全国，当然也是全世界第一例在针刺“麻醉”

下顺利完成扁桃腺摘除手术。其后尹医生在领导支持下接连做了47例，成功率达到80%。

同年，西安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孟庆禄医师在病人双侧内关和太冲扎上针，接上西安制造的山西卫生七型电针仪，做完扁桃腺摘除术获得成功，可称“电针麻醉”。其后又有人将针刺麻醉用在肺叶切除（1960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裘德懋主任），颅脑手术（1965上海华山医院陈公白院长），心脏二尖瓣手术（1966上海胸科医院顾恺时院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北京也紧随其后，积极开展。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1965年到北医三院参观了针麻手术，十分惊奇。

事后彭书记说明，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北医三院看了针麻手术，极为兴奋；我国国家领导人做出了“不能只会做，讲不出道理来”的指示。

当时，我已从上海医学院毕业12年。领导要把我转入一个本人毫无学业基础的针灸研究领域，跨度似乎太大了！但是我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毕业12年，何止千日；国家有需要，难道不应该站出来贡献一点力量吗？一场决定自己一生科研方向的大事就这样决定了。

经多年潜心研究，终成为中国疼痛医学的创始人，针刺镇痛神经化学机理方面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镇痛和治疗海洛因成瘾有良效。

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 顾复生教授 赢得一生的历史纪念

坦诚、直爽、直言是顾复生给人的印象。她认真对待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热爱工作，热爱生活。

战争年代，她勇敢无畏地奔赴战场救治伤员，和平年代，她是临床工作中的“拼命三郎”。她是典型知性的上海小姐，耄耋之年依然衣着得体，爱好广泛，爱与年轻人交朋友，接受新鲜事物，保持着一颗“人心本善”的赤诚之心。

1945年，17岁的顾复生进入上海私立同德医学院，打下了扎实的临床基本功。5年后，年轻热情的顾复生以一名实习医生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第三大队，队长胡健吾主任成为顾复生进入内科学的指路人。

1951年，在后方医院每晚接收由朝鲜战场前线转运回来的200名左右伤员。顾复生不顾传染病的危险，曾为患麻风的志愿军战士送饭洗碗。对伤员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自己也患了斑疹伤寒，顾复生被当时与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同龄人或14、15岁的战士尊称为“妈妈”。第一批医疗工作结束后，顾复生获得了一等功臣称号，作为华东7个劳动模范之一，参加了1951年国庆观礼及列席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被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接见。不为名、不为利，作为一名实习生，顾复生以她勇敢、无畏，踏实工作赢得了一生的历史纪念。

1953年，还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科住院医师的顾复生经业务考试，被派往前苏联学习，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论文的设计是用生理学思路方法结合临床Ⅰ、Ⅱ、Ⅲ级高血压患者，静脉应用血管扩张药“地巴唑”观察植物神经系统（正副交感神经系统）调节周围血管阻力在不同分组患者中的反应。

初到苏联，顾复生的俄语和业务都没有那么好。听导师讲课，参加病例讨论、参加病理解剖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是顾复生勤奋好学，时刻想着祖国交给的任务，下定决心必须学好。带着热爱医学的信念，热爱患者的情意，顾复生又一次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学习心血管临床与高血压及科研等有关的一切知识。参加全科病例讨论会，研究生答辩会，教授讲课会等，语言是个很大的障碍，顾复生只能跟着听，完全不懂的地方就向医生们请教。

学习期间，顾复生受到了正规化的科研和临床训练，感受到了苏联专家的严谨以及对患者认真负责，一切都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不随便拿病人做试验，医生们与患者进行温暖关怀的语言交流，了解患者的生活状态和环境。这一切深深影响了顾复生以后的从医生涯。

顾复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用一生的扎实勤奋践行了自己的信念。这些高贵的品格，让她在最艰难的时光里依然保持一个赤诚之心，铁骨铮铮。如今，九十岁的顾大夫依然在临床上工作，她事必躬亲，对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必有所了解，且对各种事物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不随波逐流。她还是那个坚守在临床的、“爱管闲事”的医者，行者。



顾复生教授查房